

道光十九年重刊

黔筑周石藩著

共城從政錄

家蔭堂藏板

共城從政錄目錄
觀風

移植百泉書院碑記附學約十條

與諸生論文隨筆

百泉書院歲修紀略
建立凡二十記略同

勸農

勸織

勸種樹

目錄

種樹記

種桑記

勸保甲

勸息訟

禁飲酒賭博

申禁賭博

禁捨麥

禁大杯小斗

禁夜戲淫詞

祈雨示

勸葬說

佛說

燒香說

勸減迎神會

勸修道路

勸修理河渠

重修玉帶河碑記

築東石河紀略

疏峪河築紅石堰碑記

目錄

新修

萬壽宮碑記

新修三城樓碑記

新修文光閣碑記

重修衛源廟碑記

重修姚文獻公祠碑記

新修耶律文正公祠碑記

邵夫子祭田約

附泉憲麟見亭廉訪重修邵夫子祠碑記

改報德祠碑記

重修孫徵君嘯巖記

附張梧岡太史嘯巖贊

百泉工竣紀略

雲石記

附前撫憲程梓庭中丞重修孫夫子祠碑記

附撫憲楊海梁中丞重修清曉閣碑記

採訪節孝引

目錄

民之父母辨

詳各憲請修輝縣志書稟

附攝莘原從政錄

勸捐修陝石路引

改修陝石路小記附起濱弟記

書達摩塔碑後

附共城士庶十願歌

其城從政錄

黔筑石藩周際華著

姪藻元

頃頃頃頃頃頃全校刊

觀風

竊維士首四民國家所以維風俗正人倫者須於吾聖基之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非徒摭拾遺經搜羅逸史作爲文章以儼倅於青紫者也是以課士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大果德與文兼尚已有其文而無其德孰若蓄其德而拙於文也使金德而言文予又烏乎取焉其城爲

其城從政錄

一

其誠明其道以端其本源然後取古人文之有益於身心性情者學之根柢乎六經寢食乎先輩苟非名作棄不之取則以是爲文卽以是礪德將見處爲名儒出爲名宦虎變豹變克紹前修非司牧者之厚望與茲定於某日觀風屆期諸生童輩集聽試試文詩各一篇予老荒疎雖未必能作師範然出其封菲勉效觀摩得與諸生相與有成爲異日儲公輔器庶不負恢猷之靈珠果之秀爾諸生其共勉之

其城從政錄

二

先賢子羔故里風俗之淳厚有自來矣嗣是而孫公和邵堯夫許平仲以及耶律晉卿姚文獻定甫諸公後先輝映至夏峯孫鍾元先生父子祖孫尤爲天下望又其近而可師者也予嘗讀堯夫勸學一篇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孫夏峯之維風議救時議荒田議諸作被其德行爲何如而其文乃納維世運如此耶以此求文斯得之矣顧或者謂今之所謂八股文者爭尚揣摩以投時好其於德行乎何關不知

朝廷以制藝取士卽是數奏以言之旨心通其理而後言之言得其理而遂行之則德行文藝一以貫之矣予幸茲上願與諸生正

移置百泉書院城內記

百泉在縣城西五里泉上有山曰蘇門爲晉孫公和諭易處宋則邵堯夫居之元則姚聖齋父子趙仁甫許魯齋竇子聲諸賢先後講學於此而孫夏峯先生則於

國初由容城徒家夏峯授生徒於百泉上湯潛庵耿誠齋其尤得力於先生者也太極書院之名闢於姚趙二公皆許賢諸公講明太極之理此書院之所始也明吳伯通爲提學副使更名百泉百泉云者蓋變俗學支離冀諸生探本窮源得蒙養之道爾孫用正謂太極書院專以爲己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其城從政錄

三

之士言之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其址舊在泉之左崇禎壬午汴梁遭寇決水沒城遂移鄉試於河北改百泉書院作貢院至順治己亥始復貢院於汴而屋舍猶存康熙二十三年改作科歲試考棚乾隆十五年改作

儒師資固不遠也川流嶽峙何獨於此時無靈耶儒行之不修督課之不力爾我輩讀書成名身膺司牧不此之務將焉務哉於是籌所以葺之者計工料必需四千金以上而諸生膏火亦必以數千金生息乃可勢不能更新築於泉上幸城內南街有官房一所完全首餘閒以此講業寬然有餘乃捐金一千四百兩置之移百泉書院於此雖易其地而仍其名以誌不忘先儒之意且以爲諸生務本之幾庶幾乎肄業有所矣而膏火之資未備也爰謀之郭躁坪璩良齋兩學博集諸紳議捐聞者樂赴其捐錢三千餘員分商生息按夏冬兩季分給除每月校試捐廉優獎外又歲捐修金其城從政錄

四

三百兩聘請名師力加訓課考核之暇講明身世之本並作爲學約十條以資磨礪此規模之粗具者也顧此事爲

國家儲材非徒爲諸生叡養來茲學者亦深求乎姚許諸儒講學之旨與夫太極百泉之所以名合正性命自謀身心俾道學之傳不讓前賢獨步斯文風日振士習可端家誦戶絃科名不待問矣是爲之記

附學約十條

立學

學於古訓乃有獲學者歟也歟爲父子歟爲君臣歟爲長幼夫婦

之初祈雨泉上惟見頽垣碎甓而已青衿城闕是用隱憂因念聖天子作育羣材培養備至邊隅僻壤均荷陶甄矧此地代產名

朋友全要在五倫上用功因自己未能知道爰取古聖賢作個模子照著樣子數去始而費力久後也就自然了如忠孝節義古人事蹟多端數其處常如何處變又如何無大無小悉具胸中然後將我之所以言行者證之果有會心斯爲實學若徒讀其書而不明其義知其事而不能師其行縱考據精詳文章燦爛其於學相去遠矣故學者先問我所學何事

立教

傳道授業解惑之謂教教者必先明乎道之所由修業之所由成惑之所由辨然後以其所得使人各得庶幾乎師道立而善人多共城從政錄

五

也今之學者大則爲功名起見小則爲溫飽是圖爾無所謂道無所謂業終其身於狂惑之途而又以其所惑惑人外惑生徒內惑子孫修身立命之旨不聞講說日以其庸俗不可耐之八股文私相傳染牢不可破是自誤而因以誤人也百泉舊爲先儒講學之地閱其所講有如諸生之所謂私傳入股文否乎諸生收視返聽能潛心於尊德性道問學兩端則山水之靈當必特鍾於儒者豈

姚許趙黃而後遂不復有達人哉予目望之矣

立志

學記云士先志凡事必要立定主意站定腳跟敲定牙關做去事

方有成若見異思遷或委靡不振到底一事無成譬如欲行千里立定心腸要走日復一日終有到時若一日不走便一日不到此亦事理之至明者矣故大學首重知止乃能得止總視乎志之定不定爾諸生讀古人書便要志在古人看準了那一條路是我當走的卽竭力以赴那一條路是我不當走的卽死心不爲諉云有志者事竟成切莫把念頭錯過

立身

人莫不愛身幸而得爲讀書人是何等身分此更要自愛了故內而格致誠正外而齊治均平皆以一身任之若把此身看輕了便共城從政錄

六

可無所不爲而心思骸骨皆爲無用豈止無用已哉必將敗度敗禮以速戾於厥身是不如不有此身之爲愈矣吾身能爲聖賢豈不甚好卽不能到聖賢地位斷不可流於不肖故愛身爲學人第一要務諸生能看得此身甚重然後事業可圖否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豈不危哉

立品

士君子立品宜高取法乃大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立品者峻也彼卑污之習聲色貨利之謀醜聲穢行爲鬼爲蜮是謂敗類衣冠中豈宜有此旣爲士人卽宜從氣節上用心

氣節可伸雖貧賤何辱雖富貴何榮卓然如蒼松翠竹經歲寒而

不變乃爲可貴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品之所在

光明磊落當不似齷齪寒酸矣

立德

孔子曰據於德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此事原不是高遠難行的只要在人生日用閒隨處體貼如吾事吾親能盡一點心能出

一點力便是一點孝自大本大原之地以至於一言一動之微推

而廣之無所不實則德已無所不具矣讀書人不從己身上積德每見聖賢行事概以爲非我所能道之不明何問乎德德之不立

乃可著德事業文章何所施而不順也

共城從政錄

七

何所爲據諸生能於家常行習閒事事物物逐處講求先明乎道乃可著德事業文章何所施而不順也

立功

儒者有道德而後有事功事功根於道德非矜言才氣馳逐榮華之謂也生人際遇各殊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卽莫不各有當盡之功幸而得志於時則爲相爲卿功在天下等而下之一官一邑各隨其職分之所爲皆可以展吾抱負卽不幸山林終老無所發揮而遇事程材亦足以成人善俗如漢之王彥方陳太邱輩儀型鄉里載其德皆爲善良非儒者功耶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

讓是不可無立功之願

立言

言以闡道古來載籍極博必其道明於心見於行而後發於言也取士以制藝將以其言驗其所識與其所行爾非徒摭拾陳言敲金戛玉襲取聲調掠影浮光僅僅焉爲博青紫計也學者作文原是藉題發揮各據底蘊若先不明其理必是言之無物

朝廷三年考校凡得一士卽以爲服官之選豈可以無味之談違心之論與人家國事哉諸生有志爲文宜取古人立言之旨而深味之然後味乎其言而言且不朽也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求其共城從政錄

八

本末知所先後可與人德矣豈徒掇科第已哉

立名

聲聞過情君子所恥蓋無其實而榮其名實足爲士行之累爾然疾沒世而名不稱其又謂之何也彼甘心廢棄之流見事則憇其或堅僻成性又故與世違者無不託名高潔以遂其偷惰倨侮之私不知好高潔亦名也而卒未嘗高且潔焉其亦適成爲無用之名而已矣况至於不顧其名又豈止於無用耶果其立志爲人當必有奮發於中而目章於外者故君子原無近名之心而不可無立名之道

立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是人間生死關頭誠則爲人不誠則鬼誠僞之辨敬肆之所由分卽人禽之所由判也是以君子慎之孔子曰誠曰信曰忠曰敬千言萬語總是要學人矢一片誠心心信得過方可爲人若自問先不自信又何以求信於人乎天地之誠於物之可見驗之聖賢之誠於人所不見基之始於一心而成於萬事忽於一夕而積之終身稍有欺罔魂夢難安矣學者曷自思之

共城從政錄

九

共城從政錄

十

史禮堂先生論文三十則詳哉其言之矣初學入手路徑宜分則讀文先不可苟須擇其清真雅正者講明其立意之道運氣之方用筆之奇選辭之要與夫層次出沒之妙俾之心花鼓盪正路分明自然不落塵障苟意不立便浮泛而不切矣氣不運則文離而不通矣筆不奇則平庸而不振矣辭不擇則粗俗而不馴矣起落無層次則精神筋骨皆不能聯絡矣是均宜於讀文時體之吾見今之讀者不讀先輩名文或讀之如嚼蠟然全無趣味日以其父兄師保之窗課文與其科歲考不得已而幸取之文奉爲圭臬學使就地取才亦竟得利遂逼令其子弟生徒苦相傳習是以深入肌髓並不知世上更有文章也無論主試者出何題目不清不楚不難不易總以其胸中固有之套蒙頭套去那復顧閱者之遂至於不可忍耐也嗚乎經史之不閱四子書之不講先儒語錄之不知四海九州名山大川之不見其胸襟爲何如矣又不肯於先輩文細意體之無怪乎自誤而因以誤人也吾今與諸生約日讀四子書二三段古文一篇經書各隨其力量以爲限不必躍等卻不可間斷再取理法清真之文或一百編或二百編總期心領了了而後卽安並將從前舊套投之東洋庶幾自新有路而結重可免

與諸生論文隨筆

予日望之

百泉書院歲修紀略

書院分中東西三院計房一百餘間論者以爲屋全過多來學者頗形寥廓且歲修難於籌款恐終傾廢殊非長久之策乃集諸紳商之以西院四十餘間爲講學之所以中東兩院出售廉其值售錢千貫發當商生息計周一年得息百千歸儒學司其出入除歲時補葺費用外每有鄉科卽以所餘修費資在院肄業諸生俾寒士得以觀光以勸來者其僅在外應課者亦準給以院內之半無論人數之多寡盡其所有資之本金切不可動永以爲準儻後有樂善之家從豐添補使之資然有餘尤爲守土者所厚望也謹書

共城從政錄

士

其略於石

士

共城從政錄

建義學碑記 建立凡二十記略 同

古之教者黨有庠家有塾春仲出民里胥鄰長坐於左右塾稽其勤惰至農隙而於此肄習焉義學之設蓋倣諸先王非徒以是

廣登進之路也惟使天下之人無不學斯時處者既不匿其秀而愚患無知之民習聞仁義中正之訓亦得相安於耕鑿衣食不至惑於異端邪說陷罪戾而不自知此三代之隆所由道德一而風俗同也

國家文教誕敷無遠弗屆偏州下邑皆設有書院義學以廣樂育興教化顧奉行歲久名存實亡者有之丙戌春三始涖鄉邑首捐其城從政錄

立書院於縣治之南爲諸生講業地其城關鄉鎮勸諭共立義學

邑中紳耆咸踴躍從事東關爲近城地經首事孝廉方正秦炳生員張兆芳及紳士人等公議設於

子羔夫子祠之廡下並勸捐錢壹百千字亦助錢壹百千其貳百千生息以充公用其延師修脯附學額數一切經費出入諸首事分年輪班經理備刻於石以垂永久其餘城關村鎮并捐十九處規條悉準東關馬抑予考縣志所載義學之處今俱不存豈非有司視爲具文而經理之人處置有未善與則凡諸君子之司其事者質力奉行久而不墜使人材輩出以仰副

盛朝崇儒重道之誼其必有不俟予言者文治之興將拭目視之是爲厚

勸農

爲申儆惰農以儲民食事書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古來農政特詳而其所最要者皆以懲游惰爲亟務盡力作勤斯倉廩實野有蓋藏國無饑歲皆自勞苦中得之未有手足享安閒而身家獲飽煥者也夫膏腴之壤非不多也卽

如輝邑除近山石田不計外其餘沃土不下十分之七又泉水滿

地較他邑更易滋培乃穀入有限民食甚艱者何也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且卽此生之之中力不勤而糞亦不講也予屢出哨巡見

種旱地者一犁而已種矣種稻田者亦一鋤而已種矣治之不熟

共城從政錄

主

糞又不備任其地力之自成獲多獲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四鄉之民類多游食其種地者大都聚談村落好尚寬閒甚而力作未幾便思午睡名之曰歇晌此等惡習深可痛恨夫地力必資以人力奈何以有用之力等之於無用致使易沃之壤終至於瘠壤

試合全邑之民計之男子七萬餘人女子亦七萬餘人以七萬男子之力供十四五萬男女之口而男子之中老與幼夫其三分之一學者工者商者又去其三分之一此卽力耕不輟尙恐其供億之不逮况其相率而入於游惰也前以婦女游惰之故教以蠶織不過資之以佐農功爾若農功先惰其害尤深今與爾民約嗣

後經本縣巡視之處有勤於力作者定加優獎儻再仍故狃嗜睡貪閒重懲必及並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妻內外之間毋相好逸豫庶幾農桑並勤衣食饒而民氣自樂如其恬不知悔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姑貸寧之慎之

共城從政錄

夫

勸織

竊念民以耕爲本女以織爲業男女互相操作俾布粟皆餘未有

家不饑而俗不善者也輝邑向多游民不思勤奮耕者悉以惰農

自安本縣已革諱勸課矣果其天良感發亟早圖維尙可以振茲

頹靡惟彼婦女非不自疾其窮也乃竟衣食無資恬不愧悔或結

隊燒香或呼羣拾麥或當場熙熙或暗地摩牌或袖手閒談或出

頭搆訟路面拋頭盈於道路識者羞之是皆爲之家長者夙使婦

游全無管束以致少成習慣不以爲非本縣每一念及深愧教導

之無能而益恨其夫男之過縱也明告以風俗之偷而不喻又施

其城從政錄

七

以嚴禁之罰而不差身爲司牧而俗敝如此其能不隱痛耶於是

思爲點化潛移之計惟難織其庶幾乎蠶事之興必待桑之既成

而後可而紡花織布則隨時皆可見功爾百姓亦未嘗無紡織者

特游手者過多爾茲本縣於城之西街先設機坊一處置機床二

座紡車三十架覓善織者每月給以工食以爲之師所有貧家幼

女自十歲以外十三歲以內有願學者以三十人爲額即至機坊

學習每人給以飯錢並給以棉花先教之紡次教以織俟其學習

有成又以三十人易之永以爲例並責成女師勤爲教導毋使偷

安儻此局一有成效各鄉鎮皆倣而行之由此家諭戶曉冀重女

紅不惟可以生財亦可以挽茲敝俗矣開局之期及局內章程另
單示悉

其城從政錄

太

勸種樹

竊讀袁氏世範載桑東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卽享其利矣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廢棄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爭忿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者則興訟連年傾家破產而不惜是何不以興訟所費備工植木十餘年後材木已不可勝用乎前此本縣三令五申諄諄勸諭爾百姓已共樂之今年正月按簿登記桑樹得四萬餘株雜樹得十五萬餘株入秋查視存活者得其半爾然於十年後計之每株縱僅值錢一千文則所值已十數萬千錢矣自茲以往每年加樹若干

共城從政錄

九

亦每年加錢若干坐收其利而不勞陰致其富而不覺爾百姓各有心知當必不因勉強從官聊作應酬之局來春東解種植宜增與其鎮口偷閒何如舉手得利仍望爾輩實力奉行照簿登載各以其所種之數備稽該管地方更宜乘茲利導挨戶嚴查以其成殷富之舉所種者多定加獎賞若經本縣所到之處其宅不毛其地多曠立將該地方嚴行責處並提地主重究決不姑寬更有北山一帶舉目荒涼殊爲可惜惟能廣植橡櫟則可以放蠶可以燒炭其利更屬無窮爲此仰該管地方不惜辛勤挨戶傳諭凡近山居者或屬己山或屬主人之山各擣樹子種之不待十年即可治

蘭其有地屬官山與其荒蕪何如審植民間有願出力種樹者許其呈請立案給以執照以憑督業斷不至有滋擾之害切勿以山石爲難種而終棄之是所望切善此山之前豈無茂樹良由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爾輩又不肯隨時補植是以若彼潤濯也若果石山難於種樹彼大佛殿前後山亦皆石爾何以樹之多且築其亦明證不遠矣願爾百姓一旦奮發竟不留餘力以植之則今日之童山卽異日之牛山也爾百姓共享之利爾百姓其共勉之儻如此申勸竟有不遵是爾輩冥頑不靈本縣必不能爲爾寬宥矣言出法隨其毋貽悔種後尤不許乞匱暨小兒輩擅行毀共城從政錄

十

折並不許牧牛羊者任意踐踏責成該管地方一見卽稟或種植之家自行具稟本縣立加懲戒斷不從寬毋違特示

再查高庄黃水口薄壁等處賣柴者絡繹不絕間之採自深山視之皆樹之根也夫樹必底墜其木根而後枝葉暢茂壁之人必孝養其父母而後蕃育其子孫此亦事理之至明者矣採樵者但取其枝葉而留其本根則生者不息而用者亦可以不窮若並其本根而傷之且盡拔之造物雖仁亦難供億是卽如人已無本而生機尚可問乎現在勸爾輩種樹是自無而使之有也乃本有而必使之無豈不悖謬況山巖之中有挖之者無種之者迨其所挖既

盡而勸種之又將藉口於石山之難種也於心何安於理更不可

解自今示禁後再有無知之輩敢行挖掘者該地方查實扭稟即
加懲治非禁爾窮百姓採樵也留其本根以供爾輩不絕之用爾
人力難求生機易息本縣用是篤憂願與百姓實力培之

一 種樹記

古者諸侯建國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故道無表樹單子知陳之
不祀誠以爲上者不能利導而布之利源一塞民必重困自然之
理也太史公傳貨殖種植之利至與千戶侯等自後紀傳所載賢
君猶更課民種樹之令可按籍而稽夫豈無益於民而徒爲此文
具哉鄉邑負山臨流土多膏沃予下車之始循行鄉鎮見夫山則
童地則曠卽諱諱勸諭以種植爲事而惰民習慣成風遂等於姑
妄言之姑妄聽之爾戊子冬乃嚴立課程責成里甲令戶各種數
十株並申放牧蹊蹕及戕折之禁於是民咸知奮數月以來計報

共城從政錄

主

所種者除桑樹四萬餘株外得雜樹十五萬有奇夫種樹有數利
而田穀不與焉至宇器具落實取材薪蒸樵蘇仰取俯拾且蒲籬
之蔽可備不虞夏日之陰以蔭陽者其益溥矣昔後漢樊重欲造
器物先種梓漆人或嗤之及其樹成向之嗤者咸資其用人情移
近而忽遠良可歎也今吾民既知種樹之益當勤加培護歲時增
植補其闕損十年之後蕃隆成林羣享其利三雖不敢尸其功然
以推廣

國家仁民之政則固與有責焉

種桑記

予既下種樹之令因思善民之政農桑並重今天下無地不耕而蠶織之利或通都大邑機杼不聞恬然莫以爲怪其所從來者久矣夫養蠶必先種桑樹木各有土地所宜獨桑則無地不可種歷考史冊雖窮邊汎寒之地皆得資其利焉况在中州沃野而獨使東南數郡得專其利人事之不修害民之過亦有司之過也且輝邑接壤若澤納內黃綰通貨四方卽境內侯兆川間亦頗有飼蠶者予惜其不廣也爰於戊子之冬令民每戶種十株據里胥所報雖不如數固已有四萬餘株矣己丑夏初又令民出地或三畝二
其城從政錄

垂

嚴飭捕務以弭盜賊本縣下車之始已剴切申諭至再至三矣輝縣民風質樸尙少奸悍之徒是以向無盜案卽或有之亦係外路來者儻無窩主何所藏身是宜以十家相保之法行之庶不至藏垢納污以滋不靖至於狗偷鼠竊皆係貧民無業始則好爲游閒繼則難甘凍餒雖屬不得已而爲之然擾害良民實屬可恨是必有高主熟識門戶導之往來乃敢公然出入肆行無忌而爲之隣舍者或懼其結怨或懼其干連冀自甘從無首發賊風昌熾職此之由本縣屢奉上憲飭行保甲而民間又慮其滋擾是以自捐共城從政錄

垂

紙板刷印門牌合十家互相稽查一家爲匪十家連坐其首告者免罪又擇公正者立爲牌頭以率之又飭地方保正甲長以糾之本縣不時查閱務期共矢精勤不避嫌怨無論鎮市村庄及零星小戶皆各就其附近者聯而屬之有十家則十家同牌或五六家或七八家亦可相保每處居冬至日各牌頭酌定戶口赴縣填換不許書役紛紛下鄉滋擾並不許領牌書案使費其有原牌戶口或經死徙或經新入悉按實填注毋濫毋隱備爾百姓同心振作鋤莠安良則奸無所藏而城自遠矣若仍蹈前習作自了漢則日夜受偷竊之累至於呈報以求償而爾輩已苦不可言矣况又犯

連坐之法雖苦中又苦本縣亦不能爲爾等宥也慎之

勸息訟

爲杜爭止訟息事安民事嘗讀王士音宗規謂太平百姓完賦役絕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奔走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若何但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鬼呵叱伺候多日方得見官理直訟贏已是吃虧不少況理曲訟輸受笞杖受鎖押甚至破家辱身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自一念怒氣始如能忍氣此心遂平想到訟時苦惱則自然冰釋矣卽有萬不得已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急宜私下調處至不得已聞之於官亦只宜從直告訴切莫架橋捏怪以求城私政錄

其城從政錄

卷

三

禁飲酒賭博

爲之本縣惟有從公執法力加痛懲毋貽後悔或者謂聽訟不清其源而徒制其流無益也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推原其本在於明德于德薄愧不能大畏民志然每至用罰用刑之際未嘗不深自刻責引咎不遑也予先自勉願爾百姓各自愛焉

某城花改錄

毛

某城從政錄

毛

甘匪辟復誘良民鼠伏狐藏罔知天日此亦何樂爲之耶况乎勝者心淫輸者氣短爲奸爲盜勢所必然人孰無心而忍爲此本縣每念及此深爲爾輩哀之自今以往凡殷實之家及窮苦百姓識文字者勸彼庸愚爲父兄者謹其子弟務使各勤正業同樂康平痛懲已往之愆急走自新之路比匪舞聞蒲鞭不作司牧者亦與有榮施矣儻怙惡不悛仍甘積習本縣訪查最密耳目難逃一人公庭定行盡法處治決不肯稍事姑容畱作民間之毒爾百姓其共禦之再者巡役地方具有稽查之責如有前項不法情事自宜隨時稟聞以憑嚴究儻敢扶同隱匿甚至從中取利一經查出較

犯法者加倍徵之本縣言出法隨切勿視為具文自甘重咎毋謂言之不早也

申禁賭博

本縣蒞任有年懲辦賭案不一而足或自行投首或密行拏獲有犯心責從無寬假近來四鄉鎮市類皆斂迹竊爲爾百姓害矣乃法可制遠而不可制近訪得城關賭局正不乏人推原其故皆由書吏衙役主持其間繫以爲衙門足恃是以肆行無忌瞻取明比爲好而地方巡役亦得藉此生財互相隱庇獨不思賭博一事所關最大或索取賭賬剝衣奪物鬪毆致命者有之或無物償還逃往他方短見目盡者有之況愈貧愈賭愈貧始則鼠竊狗偷繼則糾夥行劫命案盜案半由於此爾等得受書役包庇以爲可欺官而不知實所以害己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安本業痛改前非立志做人庶免罪悔儻仍蹈前轍一經訪聞拏獲窩賭之主房屋入官同賭之人責罰備受其有書役及地方路捕皆加等重治決不姑寬此係本縣愛惜爾等一片苦心苟有天良各宜猛省勿待刑罰及身而後悔也凜之

共城從政錄

三

某城從政錄

三

禁拾麥

爲嚴禁拾麥以靖澆風事照得拾麥之風由來已久亦所在皆然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此最仁人所宜矜恤而不必過爲禁止者也乃輝邑之俗不惟老婦與寡婦爲之卽青年婦女無論富貧類皆游手好閒不勤紡織一朝麥熟遂呼羣引類阡陌充盈恬然不以爲恥且自恃女流莫之敢拒或偷或搶釀成厲

階並不自顧死生如蜂赴蜜如蟻赴殼婉轉乎鐮刀之下奔竄乎

車軸之間偶有擊觸雖死不懼種種禍端不一而足誰爲之父母

與夫男者而竟聽其女婦之贊禍而不之遏也夫羞惡之心人皆

共城從政錄

卷

共城從政錄

卷

諭近年雖稍斂迹而所謂羞惡之心未必人人體貼合行出示曉諭自今以往凡遇有林縣陵川縣來者概不準收留使彼無所住扎自然不驅而退而本鄉之就近者祇許鳏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拾之儻有年輕婦女不知愧悟仍蹈前非除本縣私查懲創外該地方一有所見卽行稟知並將該婦女之父兄夫男一體送究毋得扶同容隱自取罪戾稟之

有之爲家主者苟於平昔申明天廉恥之道悚責以禍患之機雖隋璧夜珠亦不妄取而况乎非我之物爲利又屬無多何其攘奪而不知悔也且使設身處地我有麥而人取之其將何以自處况拾麥之人未必非種麥之人以人取我而深惡之以我取人而遂安之更非忠恕之道尤有異者輝邑之東北則林縣其西北則山西之陵川縣也每當刈麥之秋類多扶老攜幼而來必至十餘日而始去合高庄薄壁兩路計之不下二千餘人矣試思種麥之家終歲勞苦始有此麥乃甘聽他人之拾而加之以攘竊人苟有心當不忍本縣每念及此深爲痛恨是以每歲親爲游歷多方勸

禁大秤小斗

爲申謹市儈以重權量以便貧民事照得權量之設所以昭公平而杜欺枉也大秤小斗法所必懲爾百姓宜共知之乃射利之徒不公不平率以欺枉相尚是以秤不按度斗不中律小往大來輕出重入種種弊端害我貧民深可痛恨試思鄉懦貧民終歲勤勞或履險而採彼藥材或竭力而成茲菜菓或巉巖梯涉而得此樵薪或手足胼胝而謀斯升斗揆以憐貧之義祇宜益寡而衷多傷哉害物之心何苦損人而利已陰謀暗算較蜂鈞以難防活剝生呑比薙苻而更烈竟寬雷霆之擊天網猶疎難逃法吏之誅

共城從政錄

王章不宥合行出示曉諭各行店商賈居民人等知悉凡貿易往來及糧石出入務宜各矢天良公平互勸勿爲罔道之謀勿蹈從前之習秤以十六兩爲度量則官斗是遵儻有輕重大小之不一者不妨赴衙門呈換本縣開誠布公念爾有路自新斷不肯誘汝前來忽置之罰定限一月內一律改換如過一月後仍蹈前非或經本縣親查或被貧民告發立卽照例懲辦決不再寬

禁夜戲淫詞

爲隨俗正俗以挽澆風事照得民間演戲所以事神果其誠敬聿修以崇報齋原不必過爲禁止惟是喧唱者多則游手必衆聚賭者出則禍事必生且使青年婦女塗脂抹粉結伴觀場竟日女紅於不問而少年輕薄之子從中混雜送目傳眉最足爲誘淫之漸更兼開場作劇無非謔語狂言或逞妖豔之情或傳邪辟之態說眞道假頗起私心風俗之澆皆因乎此本縣前已示勸酌於農工告竣之秋各村莊祇許演劇一本並嚴禁夜戲以防盜賊以靖賊風業已再三諱諭爾等各具心知宜其大加謹飭乃喧闐之鑿震共城從政錄

及紅燈燭之光明如白晝馳情歡樂竟忘子夜之籌任意恢諧不惜溢淫之害本縣引躬自責未嘗或啟其端爾民舊俗相沿何至一成不變興言及此無任隱憂爲此申諭鄉城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各村莊報齋田功祇許仍前演劇一本如或過演卽將首事者加之懲責其所演之戲務擇古人之忠孝節義足以激發人心者演之庶幾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亦未始非易俗之一道若肆行謔笑語涉邪淫仰該管地方驅之出境毋使誘我良民儻再不遵一經本縣私訪確切先將該地方從重究治決不姑寬誨爾諱諢幸勿聽之邈邈

祈雨

天久不雨祈禱無靈惟宰官之故累及農民或刑賞不當或聽斷不明或貪求不足或酷烈不仁皇天震怒者此甘霖胡不惟宰官是罰而波及於蒼生自今省過徧諭鄉城如有弊政不公不明或有暴骨速使我聞我卽改悔以順天心我卽收埋以慰幽冥以希萬一之幸或其鑒此愚誠

共城從政錄

卷

美

勸葬說

繩以人死爲鬼鬼者歸也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也人之所樂有子者樂其能歸父母於土爾是故先王制爲喪禮始死而斂襲而斂三日而殯殯卽治葬葬之期夫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大夫不過三月士不過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湯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自殘至葬中間皆不治他事日夕拮据葬而後已以爲人子所以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乃有所歸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返乎寢進不得卽於墓爲人不能爲鬼又不許父母何葬而忍令其無所歸著也况水火爲災世所時有煙石繁多之具城從政錄

處此禍更屬難防一日延燒何能措手誰非人子豈不慘懷乃聞共城舊俗葬每遷延有一喪經數年而不葬者有積喪經數十年而亦不葬者推原其故侈於殯埋之飾習慣成風從儉爲之則大滋物議是徒知備物豐盈之宜從其厚而不思危親悖禮之大懼厥憇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柳槨其財斯之謂禮至聖之言尚不首信何患至此耶其或狃於風水之說而停之停之而遂忘之是直以父母及祖父母無著之屍骸爲于孫求富貴之待豈非病狂之尤甚者哉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墳地顏真卿効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後周太祖敕曰先王垂訓孝子因心

非以厚葬爲賢祇以稱家爲禮貢土成墳貴乎盡力務使九原絕

痛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父母亡沒未葬者其

家長不得輒求仕進又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蕡兄弟以

不葬父母奪職古人以此垂戒如是其至切者良以仁人孝子之

用心宜有所大不忍於此也本縣以仁孝爲爾輩望事關至性無

所用其刑威是宜激發天良深自愧悟祇求盡禮不避人言庶幾

吾邑無不葬之喪而爾輩亦不至有後悔不及之懼豈非幸與但

村愚無知須從二讀書自好之士爲之反覆開導且卽以身先

之乃爲有益願與諸君子急圖之

共城從政錄

卷一

共城從政錄

卷一

佛說時內子之喪有進以佛事者子素于家傳深以

佛爲戒不知罪悔之可憐也因作佛說謝之

說佛者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覲有情如睡夢覺也吾以爲

此皆叛道之儒生好奇嗜僻創爲堅深之說以惑世誣民而遂不

計其流毒之甚至如今日之所謂和尚者敗常亂俗而莫可窮極

也彼天竺夢自西周金人夢入東漢是皆得之於夢爾夢之不已

而說爲迦陵爲震旦爲蓮花爲貝葉爲鹿苑之縉流爲魚山之梵

唄長此說夢歷千百年其果覺耶否耶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邪說之不息其如人心何也韓子原道篇佛骨表其說旣詳

且盡而讀書自命者奉吾道而尊事之竟不知我之爲何如人宣

共城從政錄

卷一

共城從政錄

卷一

作何如事宜守何如說昧焉沒焉甘爲佛弟子而不辭是又將安

說也吾見卓然名士通籍尊官設爲經營以供孟盈堂不以爲有

益哉何梁武帝三度舍身而卒無補於禍敗也士大夫身列名教

不肯以聖賢自待而忍以狂悖誤人世道人心何所寄託此傳奕

之疏訛浮圖而貽置於蕭瑀之地獄其銅敝類如斯矣夫佛說以

三昧爲正定以四禪爲解脫其意力主乎空未嘗不與吾儒之定

靜安相似然其弊在不慮不慮故無所得其儼然儒生者不能惇

本務質徒竊其近似之迹以自逞其實行是其禍道之所由然也

更不可解者佛已荒唐而僧尤悖戾今世之披袈裟坐蒲團者其

果能散天花者乎其果能施法雨者乎其果能禪心鎮定自安於清寂而不卽於淫虐者乎究遵何術而能使宦官之家不惜金幣貧賤之子不顧邪淫千百爲蠶焚香禮拜畢竟何所便宜必至於破產辱身而決不自悔也天下叢林侈矣大竺靈隱等寺所在僧人皆以數百計無不取給於好施之主嗟乎僧何如人非吾兄弟子孫非吾友朋姍姪日以其艱辛困苦之錢施之於偷盜滅之處並吾之所謂兄弟子孫友朋姍姪者皆莫之逮焉是可痛恨也

其城小邑爾人情非不樸質然大小村庄皆必有禪林精舍而城

鎮又無論矣問其地畝或一二頃以上至七八頃不等而僧又日

共城從政錄

堯

共城從政錄

堯

以重利盤剝爲非是以民間之地有入之者無出之者儻稱此以往則衆姓必至爲無著之孤獨閭而衆僧乃卽爲有情之射利子矣以言乎佛則僧行非覺以言乎利則覺惟僧司牧者曾不一加查禁又從而作護法焉遂使禿廬焰燭綱戶風塵居喪者梵呪盈庭甘旨吾親於罪孽之地禮懾者辟敘宿廟慚捐吾婦以貞節之閑彼牧豈辨夫罔知顧忌猶可說也亦既口談詩禮身寄倫常以天下必不可有之人資爲家中必不容已之用是猶何心而夢夢不覺也吾力小不能盡髡者而髡之又不能禡囑天下所願與讀書明理之儒隨所值而重加開導告以人倫之旨惕以邪說之誣俾

之天良感發亦不難漸挽愚風儻竟如韓子所云人火其書盧其居豈非意道之幸而或者深慕平生青蓮之旨託如來自香山之擅名禪伯也則吾說不存可也

燒香說

聖人神道設教將以濟國法之窮也蓋人道莫先於立心心之不敬何事不可妄爲故惡積於心者刑罰所不及懲而於是明夫善惡之報悚以禍福之原俾愚夫愚婦心有所休而欲不敢逞以是爲輔治之具云爾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之者存心之道非敬福之道也是其權祇在我而不在鬼神然此意不可以責諸愚賤故任其交相崇奉而不之禁亦或者可以防淫而止亂也乃其始藉以防淫而止亂而其後遂至於誨淫而導亂則有如今日之燒香者乃大可駭矣天下之愚莫愚於佞佛佞佛而因以佞僧又其城從政錄

愚之甚者也杭浙之風不可言已卽如其城小邑爾馳情赶會肆志燒香千百爲羣如蜂如蟻不惜五銖之費頓輕千里之途朝山拜懺廣濟妖僧甚至鎖頸攀身摸牌宿廟穢行醜狀恬不知羞曷

不思神果有靈則降祥必於善類乃素不務正而欲以辱身蒙恥乞憐於神明神必不許且神卽好媚則求者已多焉得人人而悅之耶况爾輩燒香有年矣連年燒香亦復連年受苦並不聞神有私授幸倣奇福徒以飽惡僧之心肥惡僧之產而已乃竟略不加悔是誠何心且爾輩之子忤其父媳忤其姑者正復不少何不以事神之心事爾父母眼前無送忤逆之刑異日足享兒孫之孝豈

不報應昭昭耶何以愈忤逆而愈燒香愈燒香而愈困苦爲之父母夫男者曾不一加痛懲也予不忍爾輩長此夢夢姑卽報應之說爲爾言之夫神之所以報應不爽者以其聰明正直故能禱善禍淫而無所私陋於其閒者也非如貪官污吏可以賄囑可以情求儻情賄之可通雖神靈其奚畏願爾百姓卽心見神卽因神課心有父母者盡子職有翁姑者修婦事卽此是立心之本亦卽此是事神之誠而又能忠厚待物勤儉持家自然家室和平庭闈豫順不必入廟燒香而神已默默報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此之不務而日起燒香受罪之不暇又何問乎受福哉第其城從政錄

墨

愚民無知所賴讀書自好之儒相與隨時開導未必果積重之難返也予日爲諸生厚望焉

勸減迎神會

爲酌減繁費以挽愚風事照得其城舊俗每歲正月閒自城裏三

關暨各村鎮爭演神會鑼鼓喧鬧炮雷轟震以致男女混雜舉邑

若狂其滋擾之難堪爾等所身受本縣應節盡裁以除民累因

大儻之禮自古爲然衆姓既以敬神爲辭勢不便驟行更革然撥

以物力之艱難應酬之侈靡婦女之游觀種種可慮况稱此以往

踵事增華其必淫心舍力釀成厲階放辟邪侈何所不至爾輩歷

年陰受其累豈其見不及此亦阻於衆好而莫可如何爾本縣念

切民勞於從俗之中寓以變俗之法爲爾請暫行酌減以期漸次

其城從政錄

望

共城從政錄

署

仍是冥頑不靈肆行無忌三尺法在再不能爲爾等作原情之論矣毋悔

消除明年自城中始又明年及東關又明年及西關而後及於南
關以一年之所耗分作四年爲之其省費已不少又自愛之家父
戒其女夫戒其妻不得脂粉點粧相奔逐其省費又不少鑼鼓
之設只一二班足矣何必數十爲羣使人意炫其有炮火連環尤
堪驚愕且於例禁有干予已示禁久矣於此二者節之其省費又
不少且能不事繁華去其背裝除其華闌則四鄉婦女不願來觀
遠者無車馬之供居者無供頓之耗其省費又不少至於鄉庄鉅
鎮原不禁爾等迎神然浮費之端日消月息而不自知也務期及
時猛省互相節約以無負譁諄勸戒之苦心實有土者所深幸若

勸修道路

按周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所以便往來也而鄉村里巷亦各有

應行之道急宜修理乃人情爭行捷徑不由正軌每從麥禾地中

竚相踐踏有地之家不得已而掘坑以杜之又不得已而築壘以

闢之百計千方竟不能止而應行之正路或茅塞或泥淤概置之

不理是以車馬之通行不利而麥禾之滋害已多本縣每於周歷

所見自恨勸導之不先又何怪爾等之因仍不振也夫行不山徑

古人慎之此義不可以責諸愚賤而車馬之難難麥禾之踐踏雖

鈍根人亦具有心知豈無有過而傷之者何不各出乃力以救而

其城從政錄

翌

共城從政錄

異

正之爲此示諭各里大戶及地方知悉限一月內務於大路所在
墳者培之闊者補之窄者填之路之兩旁另爲壕塹各寬三四尺
不等即將壕塹掘出之土墊之路上則路面而塹自凹底幾積潦
有歸而泥淖可免驅馳循轍而禾麥無傷所謂遵道遵路者不已
見蕩平之極則乎至於田閒地角各以其坎壙爲限毋許更從麥
禾中任意行走以禍厥生機非惟造汝陰功亦所以正人心術也
當茲沴寒未至土脈可疎及此閒暇之時爲之便可收效於來歲
是在該地方不憚勤勞各大戶不惜財力並無財而可出力者卽
以其力助之不得嬾惰推諉更不得從中阻撓互相振作其利豈

淺鮮耶儻視爲具文坐視不理或有阻撓生事者定卽提該地方
嚴行重處而各大戶亦在必斥稟之

勸修理河渠

興水利者有司之責避水禍者百姓之宜輝邑東北地高所處者亢旱也西南壅土所處者水澇也北陽寨門流河等處往往秋水漲盛淹沒時形此自來之形勢使然然亦善備之不力也四月二十八日予因公至哈河鎮適值雨盛初更後地方以獲雨深透報竊喜麥之可飽而秋之可種也兩竟夜不止昧爽報大水忽至汗漫無律南北街成渠深丈許入民房者三四尺牆傾屋陷水勢雷鳴子困於鎮者四日鄉鄰音耗不得迎水稍殺登樓而望麥隴皆澤國矣憂危無計詢其故則哈河淤墊久未疏通是以橫溢無歸共城從政錄

共城從政錄

契

致爲民害予乃集諸紳而謀之勸其及時疏濬先捐百金以倡衆皆樂赴旋歸而凡城等處報災者三千有奇一面據情轉報一面親詣查勘詢之老農皆云四月水災從古未見此水自太行山建瓴而下沙石飛走麥之受害猶暫也而地之受壓難堪矣聚災民相與讐議類皆束手無策予曰身爲民牧而使民受害若此予爲何如人耶乃先捐俸爲暫時疏通積水之計又爲之尋視河流訪跡公舊渠而深之並勸各就其村庄之極低者用地二三十畝或五六十畝不等公衆捐錢買出夫力以浚之俾永爲受水之處庶幾水有所歸不致橫決爾僉曰如此辦理甚善顧以禦小水則

可若大水至則南流之丹河壅滯而北下之水勢難消雖輝邑疏通其如獲嘉新鄉之沮礙何也予亦俯首無辭惟請命於天而已

勸重疏玉帶河

爲重疏玉帶河以培風脈以資灌溉事查縣志載海虞顧侯必謙以萬歷四十五年爲輝縣尹見衛河南下一往無情因創革新河名曰玉帶自禮字閭下引水東流至新橋折而南下由三里屯西南流至胡家橋入智字閭下仍歸衛河糾抱城邑以培風水一時人文鵠起科甲蟬聯不惟本邑稱盛卽他縣之發跡者亦多係輝人應驗不爽厯厯可徵後因山水漲淤至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縣尹滑公彬詳請復浚久之又塞乾隆十五年縣尹文公兆夷又浚之每浚則文風戶口無不增盛今又八十年矣人文寥落令人徒致慨於山川之明秀也而且向稱素封之家概就衰微卽商人貿易亦復難期殷實追溯其由未必非此河淤塞之故且自方山而下山水漲發城之東南湮沒者無可以禦是疏浚之功誠不可緩本縣自丙戌年來宰茲土而奉前撫憲程諭疏此河乃因連年修葺頗多恐同時力不暇及未便兼營本年各工漸次就理倣天之幸年穀順成民心和樂不乘此興役其又奚俟當經親詣勘驗故道依然帶同弓手丈量自禮字閭起至智字閭止計長一千四百五十丈約計經費不過三千餘金即可歲事商之衆紳耆無不踊躍樂從並以捐錢雇夫恐多滋擾不若倣

河工論段之例較爲簡捷計輝邑共二十里分作二十段量其里

分遠近酌其段落長短各出民夫照段疏濬是爲衆擎易舉邑中急公好義者嘗嘗不以爲有益之舉爭先恐後而委靡苟安者或以爲勞民傷財竟致輒詭因循亦未可定爲此示仰閣邑紳民人等知悉爾等務須乘此農功未起寒氣初融各具鑿鑿以襄其事仍照舊制寬深各二丈以期一律疏通不使稍有阻滯並卽勒石爲界俾年久遇有壅塞之處皆可按界挑挖免致推諉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之是民之咎也民望有司以率作而有司自委之非獨民之咎矣明趙公彥復撰創革新河記縣尹滑公彬詳

共城從政錄

辛

請開復水道原文該紳民等自係習聞可知此河爲利無窮本縣諱諭告誡願同志者互相勸導使得剋日成功豈特人文蔚起哉卽農工商賈茲振作亦可轉瘠爲豐而城之東南亦可永絕水患矣振衰起廢冀此爲急衆庶同心一呼卽至其各具鍛鋤毋緩

築東石河

東石河自方山而南匯衆山積水建瓴而下其勢橫決不可遏抑每於夏秋之際大雨時行由東郭至於南關不特淹没地畝甚多卽民房亦受其禍推原其故上流過急而下洩無所夫是以任情衝突如此茲已重疏新河則此水順河而去自可安流矣惟是入河一段地勢突起皆前此水壅沙積之故若不急爲開鑿則橫決不免橫決不免則新河仍塞此必不得已之功不可不急備者也爰諭吉日親率民夫塞者疏之缺者培之近河六十餘丈鑿與河平其北岸則就所鑿之土築成堅壠使旁溢所幸民皆樂赴荷共城從政錄

至

鋪如雲不一月而歲事而文生剏大用者督勸其閒尤爲出力實堪嘉尚爰勒之石以告來者

重疏峪河築紅石堰碑記

峪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由山西流入輝縣界歷平田老路窑等處至張家莊入獲嘉縣匯丹河入衛河當山水漲發勢甚盛也舊有紅石堰以御旁溢紅石堰壞而峪河遂淤塞矣予蒞任後卽爲勸修奈經費過多難以圖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因公住峪河鎮值雨甚水勢瀕漫傷農實多是以倡捐俸錢以爲奉作之資而紳民創深痛鉅亦急欲趁此以弭災也用是羣情鼓舞奮袂偕來願各出民夫相爲疏築予實嘉之擇吉於九月二十四日開工予親詣河上祭告土神董其事者有周其城周容周十圖宋玉珩等互相共城從政錄

至

督率日計二三百夫歡呼之聲聞於道路予亦顧而樂之冬至前已告竣矣衆生請紀其事於石以昭示來茲予曰物久必壞此理之常爾輩利害切身此後善自爲謀當有不俟有司之督勸者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百年以後之事前人不能豫知而後人未嘗不樂補也故以爲予功予不任受以爲民力民亦宜然夫何昭示之有惟是禦患雖有同心而舉事必循舊典則卽以今日之籌辦爲異日之章程庶幾可乎爰爲之記以紀之

新修 萬壽宮碑記

祝釐者臣民之所以致敬也自省垣以迄郡縣無人不戴

高厚之恩卽無人不生雲日之慕婦孺皆然而矧其在官紳也際

華自丙戌蒞此恭逢慶祝之秋竟無拜跪之所不得已而以祝融

廟代之不安孰甚急欲建修

萬壽宮奉吾民而拜舞其下又苦於擇地之甚難癸巳之秋有拔

貢李君瑞林歲貢孟君大炳等請於予曰邑有佛寺居城之中傾圮寶邑衆紳等不忍聽其破壞羣欲修之矣請卽以此爲祝釐之所卜白興工閱七月而歲事計得

共城從政錄

垂
善

大殿三楹東西朝房各一座頭門三楹左右角門亦各一座圍牆七十餘丈紳民所樂輸者二千餘緡經費雖約而規模實壯於是體統以尊觀瞻以肅過其下者父老嬉娛兒童舞蹈其樂有不可支者其東偏舊有瓢塔高十餘仞久就傾斜據形家言此方屬乾爲老父旣於巽方建文光閣則此塔尤宜修整遂並葺之因畫其略於石

共城從政錄

垂
善

守繕城浚隍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及魏兵南向郡邑皆亡惟璞城守此皆寓深心於無心而弭有事於無事者也前師不遠安得人人而效之耶共城僻在山坳原非形勢所必爭之地然而西壅太行深崖峻穴或者伏戎於莽竟未可知宋岳忠武戰金烏珠於侯兆川中此地悉遭蹂躪

國朝嘉慶十八年渭匪李文成率數千人由北流河迤邐入四十八盤藉司寨以爲據所過之處去城二十里爾其時南城已圯五十餘丈而守望竟無樓可憑衆生惶惶冀知所措苟非總戎楊誠村以兵出臨淇間道聚而殲之後封果勇侯官斯土者將何所

修三城樓記

碑邑舊無北城門上一主房而已

封建必以城郭爲先非徒示以觀瞻實乃資之保障城上有樓名之曰敵以伺寇戎以貯甲兵以嚴刁斗晉於是乎在焉吾儕身處太平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大幸然古人安不忘危則思患而豫防之惟有備乃可無患昔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虧之公宮之室皆以鍛銅爲柱質尹鐸循之孟談

資之趙襄子恃以不敗顏宣卿之備平原也逆知祿山芽孽乃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科丁壯儲廩廩以備不虞厥後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存魏時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而沈璞爲盱眙太

共城從政錄

垂
善

恃以無恐耶丙戌春杪予涖茲邑他務未遑先將南城修舉次及

監獄倉廩衛署邵康節夫子祠孫夏峯夫子祠姚文獻夫子祠次

第興工幸廢敗粗舉而猶以三城樓未修爲缺陷正籌款間東關

張生城願出錢三百緡請修東門樓賈生裕盛亦願出錢三百緡

請修南門樓予卽捐俸助之自夏孟鳩工而秋初悉告成矣巍然

並峙顧者樂之於是籌及西關無可告助而此處又不止無樓也

城闕石圮過往皆危於是命彼工人歷甄採石購料興工而不圖

樂善者之惠然偕來也同時鹹商暨典商麵局皆慮予爲公事累

其捐銀三百五十兩以佐西門樓之費卽於秋九之下旬歲事共

其城從政錄

垂

美

計三城樓修費一千九百兩有奇論者初亦以爲不急之舉迨三

樓咸建而觀者稱雄快焉予乃進而告之曰爾輩得生

舉人時享無事福登斯樓者東望潞王之望南望凡城之月轉而

西馬則太行屏列北麓雲橫固足以資曠覽而逞勝游矣而或者

興懷忠武勤念楊侯則所喜者當不在游目騁懷極一時之壯麗

已也予爲斯宰當爲斯備不待言矣卽張生賈生皆寓居城下亦

屬分所應捐所難得者咸商則出自津門典商麵局皆家於山右

乃同聲樂赴衆志成城其好善之雅不更足多乎哉是爲之記

新建文光閣記

予涖輝五年時以振興文教爲念下車卽捐廉移置百泉書院於

城之西偏爲諸生肄業地又閱縣志自明季開玉帶河後科甲相

繼文風爲諸邑冠於是疏而濬之還其舊觀而諸紳士董其役者

復據形家言鑿請捐資建閣於城之東南隅顏曰文光蓋其位居

異地與乾方瓢塔相峙古者靈臺辟離在國之陽文明之象固信

而有徵也於是擇吉於孟秋二十三日興工越兩月而歲事方治

地得石礎二疑昔本有是間而志乘不載故老亦無有能道之者

抑或昔人已得吉卜而有志未逮畱此片石以待今日之興葺耶

其城從政錄

美

瓢塔久就傾圮今亦同茲修葺庶幾文運可振興乎雖然天時地

利與人事交相應予尤願諸君子務修其實而不徒乞靈於地之

發祥於以掇巍科取榮名固有若操左券而可自信者是在諸君

子勉之而已

重修衛源廟碑記

國家惇崇秩祀凡名山大川之在郡邑者咸時

命有司虔恭將事所以答神庥重祀典也四瀆之在中州者有二
曰淮曰濟然濟發於懷旋已伏流而准入於河獨衛源爲河北巨
鎮興雲降雨澤沛四方附泉良田數百頃咸資灌溉而下流合丹
淇諸水自臨清而北直至沽會河入海委迤千餘里通漕濟通千
艘銜尾以達

神京水德靈長尤非僅一州一邑之利賴已也考縣志廟始建於
隋加封徽號爵同王者歷唐宋元明迄我

其城從政錄

癸

朝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相繼修理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

翠華臨涖

宸翰親頒山川焜曜迨茲幾百年矣道光五年前令監利仙舫游
君憫其日就頽敝與今儒學釋坪郭君良齋據君其謀所以新之
捐廉倡修眾紳樂附不逾時而正殿大門均已告成適游君以事
去丙戌春予承乏斯邑展事廟中周覽循視尚有西廡及鐘鼓兩
樓皆已傾圮

御碑亭亦就剝落與夫像設之未整丹幢之未施是皆不可不亟
爲興飭者爰召納耆捐俸以爲之導亦皆踴躍樂從遂鳩工庀材

閱五月而歲事飛甍舒翼俯鏡清泉縹闊凌雲仰規碧巒靈居
祐神睨允昭咸比有秋災癘不作亦可見天人感應甚微而至速
矣夫妥神以爲民祈福及補前人未竟之功皆守土者責也而諸
紳耆恪恭執事寒暑無懈亦有可嘉者爰書其事於石其樂捐姓
名並工費若干詳記碑陰惟後來者畱意焉

其城從政錄

癸

重修姚文獻公祠堂記

新修耶律文正公祠碑記

輝邑多古名賢遺跡而開道學之統者自文獻公始國朝孫徵君繼之其卜築蘇門蓋亦以步武雪齋希蹤先哲非徒樂其山水已也明嘉靖初始建專祠祀公康熙時邑紳孫君暨乾隆三十五年前令吳君相繼修葺迄今五十餘年又就圮矣丙戌春予始蒞茲邑慨古蹟之盡廢擬次第修復首葺孫徵君祠道文獻祠孫一峯呈請修理顧同時並作力有不逮是以屬其族衆共襄盛舉而予卽捐俸以助今年五月一峯以重修落成告請署祠額並爲之記其事於石予維表彰先賢述軌乃司牧之事方愧未共城從政錄

堯

能獨任而旣得其賢子孫追崇根本煥然更新樹一邑之典型來四方之觀法尤可喜也方今

聖天子敦尚正學若徵君者旣從祀

聖廟而文獻公名在天壇廟食千祀固非茲一邑所獨推而奉之

也然而里居在焉族姓相仍箕裘罔墜則所宜觀感而興起者當

何如又况爲其子孫者乎爰書之以彰其不忘先澤之美而並畧

其後嗣共相砥礪遠綴數百年正學之傳是予之厚望也若夫文

獻之學問淵源與其出處大節則有其遺書及史傳在茲不復書

元儒耶律晉卿名楚材諡文正其出處詳載元史不復贅錄茲以其宜祀諸泉上之義爲都人士告之公以晚年去相讀易梅溪著有梅溪詩集梅溪去泉上僅許爾予攷其舊址故老皆不能詳徒於荒煙蔓草中作憑弔無聊之感大懼崇祀之不修而儒行之終沒也泉之東北有屋三楹幾於剝落初不知其爲前明賢邑宰張侯克儉祠也因葺而新之祀公於此公之所以託跡梅溪者蓋無時不樂乎泉上矣以其所樂而奠其所居神其有靈當必我許且得與周程邵孫諸夫子環泉相向儼乎晤對一堂非尤其所樂耶其城從政錄

李

方肇修適中丞楊海梁先生巡閱至泉上樂聞此舉卽捐俸百金以助閱兩月而告成設木主以致祭而公於是乎有所託矣嗣知其爲張侯舊祠而文正已主之奈何因更設張侯木主以配張侯有知或崇儒有同心而恕予之考古不力也幸甚

邵康節夫子祭田約

律載凡子孫盜賣祖遺祀產至五十畝者照投獻捏賣祖墳山地例發邊遠充軍知情謀買者同罪法至嚴亦義至重也案查

邵夫子祭田舊存三百六十畝現存三百二十七畝坐落北關村南北兩處前因邵水安出當與朱文炘得受當價錢七百五十千文嗣經屢控前任斷罰朱姓三百五十千爲修葺祠堂費準邵氏以錢四百千贖取各具甘結在案道光八年邵懷安備錢請贖予卽親爲履勘查明四至立石界之案乃定夫以平民盜賣祭產其律尙如此之嚴况先儒祭田曾經奉

共城從政錄

空

敕責成奉祀生看守法愈嚴而義愈重何爾單之夢夢也今姑從寬結案大憚此後之復蹈前非因爲勒石於祠以昭炯戒願邵氏賢子孫相與護持毋輕自棄並以告凡厥庶民使咸知法斷不可罹茲重罪也其各守此約爲戒實厚望焉

附泉縣邵夫子祠碑記

邵子之學本於言理而極於言數始於豪邁而終於謹細基於刻苦而成於安樂雖其所造詣與二程橫渠稍有異同而明道以爲內聖外王之學晦翁以爲古之風流人豪至於言易目引其說以補伊川所未備然則先生之於程朱豈有間哉輝縣蘇

門山向傳爲邵子所居之地考諸本傳邵子先世范陽人會祖令進徙衡漳父古又徙其城共城者今輝邑也以居母喪廬於蘇門山百泉之上堅自凊厲冬不爐夏不筵夜不就席者數年是時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其城令聞其篤苦乃往與語

物理性命之學授以易圖而邵子妙悟天授旁通四達其超然自得者有非之才之學所可盡也其後客游四方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詔書頒屢徵不出安樂窩之名聞天下而不知其始實託基於輝之蘇門山百泉也輝邑山水多奇秀而蘇門與百泉最名非但其地之佳勝足以怡人亦以邵子之故其學之共城從政錄空

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足以知百世之後其風之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足以師百世之下凡孔子孟子之所言者邵子皆足以當之然則其祠之廢而弗舉非略與山舊有邵子安樂窩後移泉止其西南有桃竹園圃有擊壤亭亭有邵子像其後裔祠奉焉予於道光七年攝視按察使事以護送凱旋大兵道出百泉見牆宇傾圮竹樹荒蕪惻焉傷之會縣中周大令際華有興修之舉而欣然爲之助今年八月落成易亭爲祠而奉像於其中書來囑爲之記予惟邵子之學久有定論淺齋未識誠不足以測其淵深徒以生平仰止之懷而又適經所栖息之地誠不忍先

賈遺址還就湮沒祠舊有祭田久而失之周侯復爲經理其廢

以田屬縣學收其稅入用供祭祀而以所餘給奉祀生祠之用
庶以永久國之南有孫夏峯徵君祠亦久廢前大中丞歛邑程
公擴而新之懿哉聖學庶由此益明非但爲山水生色而已也
是爲記

共城從政錄

卷一

書

改報德祠碑記

邵子安樂窩舊在蘇門山之西麓乾隆十五年添置新安樂窩於
舊窩之南彼其時蓋取其游覽之便遂不計其名實之誣也麟見
亭先生秉臬來豫偶憇百泉上訪邵子遺蹟屬修鑿塘亭亭成勒
之石桃竹闌卽其所也並屬將新安樂窩改作報德祠凡有功德
於東土者皆宜春秋享祀以報之而仍以安樂之名還之舊窩毋
使羣僕考古者得所依據馬斯善矣華於是遷而改之祀中丞
章公總河稻公等二十三人於其內旋於舊窩建祠三楹聚石爲
垣以期永久而新窩之遺像乃有所歸矣是舉也有兩善焉安樂
共城從政錄

窩之名原無新舊還其本來之面目庶幾地有專廟而名無兩歧
也且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此祠以彰之則往者可以不朽而來
者亦因以自勸有此二者予不敢忘見亭先生之意也爰勅之石
以告後之守此土者

重修嘯臺記

太行之麓蘇門之巔晉孫公和長嘯有臺存焉臺不詳始於何時考之乘志有明御史許完重修之祀之以像

國朝其城令滑彬又重修之自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歲迄今百四十餘年矣廢址頽垣又幾爲免葵燕麥之場而不可問欲振而新之非其大力當不易辦癸巳之夏巡憲文一飛觀察查衛河憲百泉上登蘇門山而憑弔焉有長嘯一聲歎高臺千古閒之句徘徊良久不忍舍去遂出自白錄千二百金屬華修之且曰臺不似臺像不能像去其像庶可還本來之面目峻其臺乃可表賢士之高風共城從政錄

癸

乎華敬而誌之購料興工五越月而成事臺之下有閣高十餘仞已就傾斜臺之右則邵夫子之安樂窝也破廟縱橫芳蹤不辨悉趁此而理之而蘇門山儼然完整矣華讀明副史李夢陽記又讀祭酒王教紀游慨然想見孫公和之爲人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非耶而世乃傳爲隱士且比於列仙誤矣張梧岡太史作嘯臺贊辨之甚詳予喜有同心因付之石以備參考而尤幸巡憲之獨成此舉也夫抗心古處儒者皆然傾慕古而不能爲之表章與不能爲之振飭古人亦何賴焉鍊補天之石以彌茲缺陷非其識力過人烏足以語此此華之所爲幸際其盛而與有榮施者也爰

紀其顛末以告來者

附張梧岡太史嘯臺贊

昔者幼安浮海不汗餘賦子春杜門誓逃世網然而懸車歲迫尙致弓招介石操更屢煩吏議雖抗志不辱而知機未神至若膏煎蘭焚逐天天年世清目明不辭穢迹遇雖可悲人尤足惜者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當塗之季三綱淪亡人道盡矣司馬氏方收攬豪傑規爲己用誅鋤異議以絕禍本生其時者自非潛德內充貞曜不惑匪戮斯辱鮮得免焉先生含章用晦保素養真共城從政錄癸

癸

樂天不違與物無競網羅所不及災害無由生土室偃仰採山而食何殊首陽之節被髮行吟入水無忤庶幾柳下之風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遯世無悶與時偕作者矣迹雖鄰於遺佚身實持平名教而論者不察等諸玩世又或謂其服食養性冲舉上升列之仙傳尤無取焉僕少讀舊書竊知嚮往薄游河朔五載其城高臺屢登遺像斯在披尋碑誌罕所愜心用是不揣勉著斯贊以寄尙論之志云爾其辭曰

大道既微見幾者寡德匪中正行乖取舍才高禍速名成跡下明哲保身夫惟大雅其黃精旣啄連屬金行井龍賦悼石馬呈

祥燎原莫救大廈將傾舉世混濁誰與獨醒其邈矣先生涵貞

抱璞冥鴻何慕潛艸斯伏寂寥空山一絃自足莫得親疎安知

榮辱其嵇生幽憤阮生獨狂塗窮轍痛絃絕音傷先生迺然天

高日長匪徒忘世世亦我忘其蘇門之巔百泉之汙遺祠瞻拜

高臺徒倚鸞鳳清音如將在耳載詠高風流徽千祀其道光十

三年六月上澣金陵張德鳳撰

共城從政錄

卷一

交

百泉工竣紀略

卷一

蘇門山下有泉源焉舊名百泉何止百泉也泉方一頃二十畝有奇爲衛水之所自出環泉者皆歷代先儒祠宇間之以亭閣中州名勝之區惟此爲最自乾隆十五年修舉距今八十餘祀摧殘剝落不堪寓目久矣丙戌春予宰斯邑妄以百泉主人自任立意修葺甚不欲負此名泉也倣天之幸歲稔民和又持之以久得以漸次補苴更蒙各上憲捐資籌款以成厥事庶幾一律見新居然完璧蓋八年於此矣土木之工殊無虛夕而民不知役匠無怨咨不假手於書差故價不虛靡而工亦堅實也予不識會計幸有鬚年

共城從政錄

交

友齋基堂者於工料甚悉且胸中具有邱壑隨所點綴皆成文理代予力任此工數年之間心力俱瘁而予得以倚重焉人各有能有不能予於此事不得不讓之矣前後計修孫公和嘲臺一座邵堯夫安樂窩壁壘亭耶律晉卿祠孫夏峯祠各一所

萬壽清暉兩閣湧金噴玉振衣思賢四亭又衛源廟張德福程公泉白露園飛虹橋等處百泉之上無遺工而山川靈秀顯豁呈露寸草纖鱗各還其素士民偕來熙攘於路或攬物以興懷或畱連而延佇而主人之名亦於是乎著矣然使非天之寬以歲月各盡之樂於成全其堂之工於布署縱有是心無是力有是力無是才

其又奚以觀厥成耶時有廢興緣須湊合予何幸而適逢其會也
是不可以不誌

雲石記

員嶠之山有奇石廣可數百里駛駢如錦扣之靈片片蔚然出世所傳雲石是也齊書海上有越王石晉隱敵雲霧謠云清廉太守乃得見庶願爲晉太守往觀之清澈無雲翳其微驗殊不虛異哉何員嶠之石以雲傳而越王之石又以無雲顯石同而雲之取舍不同毋亦天之生是石爲雲母而其子清潔異氣爲休爲咎各以類應之也耶煮可爲糧化可爲鵝佐岳通理惠以甘霖是謂休徵鞭之而血噴之而星燄拂竹木陰於江都是謂咎徵休咎之不齊雲亦有幸有不幸爾顧雲因石出石因雲蔽雲與石兩有所分從

共城從政錄

辛

未聞是雲是石卽石卽雲以爲雲而不浮以爲石而不蠢形狀蒼勁精神鬱盤秉天地之堅心聳岡陵之瘦冒岸然稜然斑斑然如百門泉之雲石者也石不知其何自是志載之而不言其顛末尋之而無其蹤意謂不與俗更見如越王石之隱敵焉未可知也抑亦員嶠山引而去之不復向人間出雲作雨焉爾癸巳秋吾友轟其堂助手鑿泉得石長六尺方廣三尺有奇雲氣縈紆生波疊綴極有文理捫之如老龍鱗欲脫不脫猶參差離奇不可擬似舉之泥沙之窟樹之雲橋之壘就石而問之胡爲乎其隱也豈避俗如仇讐甘爲尺蠖而不悔耶胡爲乎其又見也豈蔣與石藩爲石

友以類相從聊壯蘇門山色耶吾將用汝作磽潤之徵備興雲之象濺珠泉之瀟降甘澍之靈汝其能之吾爲爾祝祝曰雲耶石耶來從何處止汝於此且莫飛去

附前撫憲程孫夫子祠碑記
容城三賢者光明俊偉皆足以撐柱宇宙元劉子靜修明楊子椒山及明興

大清交會之際則有孫子夏峯二君子有合刊文集行於世如華嶽三峯動千古之仰企焉夏峯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領鄉薦癸丑試禮部報罷是年交周吏部順昌庚申魏科都大中出使江右與先生定交於楊忠愍祠天啟元年客都門左僉院光斗亦以氣節敦交諱吏部科都交先生皆假於鹿職方善繼而僉院之交先生則假於科都也左魏與周先生共城從政錄

共城從政錄

圭

圭

後惟瑞難先生與定興鹿氏祖孫父子苦心營救不可得作乙丙紀事載集中僉院身後諡忠毅科都諡忠節吏部諡忠介三忠姓名芳流史筆視其所友則先生可知矣崇禎二年庚午御史黃鶴領疏請徵聘以病辭八年乙亥禮科給事中王正志疏舉貞孝貞廉乞擢用不赴九年丙子聚義勇守容城直隸巡撫張其平恤刑員外胡尚化舉次薦舉皆不就十一年戊寅八五峯山結茅爲避地講習計國朝順治六年己丑告墓移家南徙至祁州忠毅門下士刁生名包者畱止其家七年庚寅徙輝縣九年壬辰衛河使馬光裕

以夏峯田廬持贈疎籬敝席兀然一榻先生安焉順天巡按御史陳渾水舉山林隱遜督撫巡按下所司起送赴京以老辭

聖人寬厚全其志不加敦迫十年癸巳作十友社講學月一會負笈數千百里來受教者無數皆稱爲夏峯先生十四年乙卯捐館舍葬夏峯東原睢州作啟約輝邑合衛郡紳耆儒生具牒

鄉督學使者祀先生於百泉是卽所謂夏峯先生祠也方望溪宗伯作先生年譜序云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平先儒睢州序徵君文集云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共城從政錄

重麻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爲興朝理學之大宗二公之言可爲定論予奉

帝命來撫中州得讀先生全集心切嚮往久矣越三年前山右劉觀察大觀述及夏峯祠堂日就頽壞予曰是有司之責也爰捐俸於輝縣周大令陘華大令亦踴躍願捐俸終其事遂起工適稽賑務抵獲嘉去輝咫尺拜先生祠下見祠後有空室數楹爲比邱積薪所因思先生營救左魏諸公時多義士冒危險忘身家性命相與奔走絡繹皆以先生之心爲心者也卽空室爲忠義祠以定興鹿太公正忠節公善繼及夏峯先生與三忠頌

頑於中餘子列諸左右忠肝義膽既炳照於生前復得萃臨於奕祺準以古法實無乖違在天靈爽當亦欣然也然扶持正人

動捋虎尾在人爲一生奇特事在先生則爲餘事先生廬墓六年著麻衣以讀禮是立本於孝也鵠書頻下終守白雲是進退有據也睢州執弟子禮得先生指授以理學名臣配饗

聖廟是師道立成就天下之真儒也夫孝廉俠烈隱逸三德備於一身先生爲何如人哉然猶未足以盡先生正心誠意全節完名臥巖谷而師天下其道尊矣祠續修於道光丙戌之秋而迄工於冬爰伐鹿門山中一片石記述先生之峻德清風使欽共城從政錄

仰者知俎豆馨香非倅致而出於世道人心之所不得已也是爲記

書

附 撫憲楊重修清暉閣記

採訪節孝引

太行之支山有蘇門其下爲百泉園林亭榭甲於豫中苦繡雨
齋日就荒隙邑令周君石藩於政事之暇率其邑人士以游以
休揣民之所樂以振其頽墮節級補綴不獨疏泉源別灌莽如
湧金噴玉諸亭咸施丹堊與飛瀑茂林掩映於煙沈日朗之際
一若波委者起巒峩者宣凡居斯土者奔走熙熙亦既同其樂
矣予嘗駐旆觀風歷覽嚴麓憩幽篁中俯臨明鏡延薰宿而問
焉皆以爲清暉一閣尤據百泉之勝但易棟正瓦動慮繁費縣
令不欲以民之所樂者轉以病民故修整猶有所待適黎觀察
上賦從政錄

妻

告辭告予曰名蹟不可以久圮况詢謀僉同乎遂各捐俸若干

屬周君規圖全局拆闢而更新之周君又於閣之下添設船房

以資輔翼改築雲橋以東體勢而徑繚垣周遮包絡室之陋者

華亭之擢者立鵠工始於辛卯春涉秋而竣所需逾捐數周君

力任之並請予爲之記予謂是役也其濬流也可以激濁而揚

清其植材也可以扶危而固本其延攬無遺也可使邑之人散

者聚而隱者顧其旁達交通而咸宜也可使邑之人各得乎其

所且將使後來者不以爲奇蹟之美觀而推尋撫恤之深意也

是則予之所望也已是爲記

易曰苦節不可貞節之難貞之難也節而能孝孝而能烈是蓋天地之正氣不泯於人間而清白之家風並鍾於女子明知其苦而能貞斯之謂節顧節有貧富強弱之不同富者衣食常饑強者扶持可恃閭中之蠻鎌雖殘門外之鶯音不作有志者尙可力爲若夫屋不足以蔽風雨炊不足以繼爨殮伯叔彫殘親朋零落遺孤不保呼助無門妻風偕苦雨齊飄黃鵠與青鸞並泣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意蓋不堪爲外人告矣况乎熒熒在抱時驚衰病之親子子無依大懼強梁之辱苟延蟻命如坐鍼氈塗而受汚空憎生

共城從政錄

妻

前有哲嗣金示志誰憐死後餘音所幸

朝廷錫寬大之恩用褒清節至里荷

旌揚之詔不負貞心庶幾慕義者深斯立志者萬爾共城舊屬衛

地衛多君子何獨於女子而疑之夫汎舟作誓實成千秋節義之宗因墓成臺更深一邑神明之祝其妻墓在署東偏民甚萬寄懷冰雪

生原無意於褒揚抗節松筠終必具傳其姓氏伏查縣志所載節

孝其著其首者也周之後無聞焉降而元得時趙兩氏而已至

前明則有二十三人光輝史冊論者遂以爲鍾毓之異我

國朝恤典加優貞良俗出載在邑乘者節婦七十一孝女一貞妾

二其間自乾隆丁丑至今七十四年未經採訪者尚不可以數計

不及此時求之越異日文獻無徵終將滅沒矣空山有恨枯骨懷芳潛德未彰幽魂徒泣責膺司牧豈忘表勵之心力藉搜羅端賴縉紳之族所望諸君子共矢精勤同惇風化各就其族里姻親悉小敬訪其確有事實可徵者當卽稟請建坊以昭苦志即使日久事淹芳名猶在亦當賜之匾額以旌其閭斷不可聽其滅沒抱痛於九京也至節孝祠舊在西門內地本湫隘難肅觀瞻諸君子有志圖新則縣署之西有馬王贊廟焉請更之可乎

共城從政錄

卷一
善

民之父母辨

鞠秋之朔五日爲予生辰予自念服官後祿養不能及故嘗畢生不作稱壽舉己丑秋仲勸農至四郊民間有請爲予祝者予示不樂並爲詩卻之嗣又聞閩邑皆欲列名衣龜以進此尤違禁而不可爲者也大加呵叱乃寢然猶以上區爲說屆生辰予適因公赴郡至望後始旋計得免此妄祝矣乃羣情恃衆來數百人鼓吹盈庭樹之廣額聞其衆止之弗及視其匾則民之父母四字異哉予何德於民民不怨予而父母予哉是不可以不辨父之爲言矩也以矩率人德主於教故父之母之爲言牧也以恩牧人德主於共城從政錄

卷一
表

養故母之惟教養備至者然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實至名歸固亦不必屬毛而離裏也而不然者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強而附之施者必怒於色而受者已休於心矣昔子產治鄭寬猛相濟政是以和然猶曰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而况政不及子產母之且難又父之哉兩漢召信臣杜詩先後爲南陽守民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舉父母而分屬之吾曾訝其難稱而又烏能以兩人之心思才力合併於一人而自信教養之克全性情之不隔耶予宰茲三年矣菜茹可奉乎廉不如孔奮之治姑臧也繁雜可馴乎德不如魯恭之宰中牟也嘗有鏡而未必全明庭有

草而豈竟無獄毒害子矜斯文未振閒閒十畝不冒作勞土行之

不修而田功之不力也非予之咎哉丁亥歲麥秀兩歧嘉禾合穎都人士以爲休徵之應然訪之他邑亦多有之是不得獨爲共城

襄天力抱慙於殿最豈希誦於與人卽令不敢憚勞時憂作孽亦

職守之所宜然而此心之所不得不不然爾與民相親固所願也愛

民如子吾誰欺乎而乃覩然聽南山之歌膺樂只之誦殊使我出

人之交慄然不敢仰視日不能釋然於魂夢間也去之則衆口難

調畱之則我心茲累其奈之何或曰述汝所爲皆有實政實政固

有司職也然民見所未見則相與私之亦屬情所難卻胡弗姑存

共城從政錄

堯

午

之以爲朝夕觀省之助或由此不敢自是之心推之遲之又久未必不適如民願使藉口於不能而因而委之是自外於國人相望之竇而此後更難期振作矣卽汝終不能當亦可爲後來者屬焉其又何辨之有

詳各憲請賜作輝縣志序稟

繢鬼職自道光六年三月履任共城於茲九載仰蒙榮誨勉矢勤駘凡民間應辦事宜不敢不曲殫愚忱力圖報稱幸得官民相信漸次補苴首建

萬壽宮以展祝釐之敬次葺先儒祠以彰道學之傳書院移於城

中就便經生問字義學嚴於鄉社希圖豎子知書城堞聿修藉資

保障河渠共鑿俾禦狂流古蹟殘碑差覺摩挲殆盡豚蹄篝火不

忘勸課頻仍俟兆川中強梁斂迹蘇門山下臺閣生新藉種樹以

生材本是自然之利因修橋而築路亦屬共便之謀求免鵠濡終

共城從政錄

午

懸鶴拙不勝乾惕之至迺紳民過望不鄙不文復以續修邑志爲請卑職邊黔末學章句庸才既不容辭亦不敢擅商確良久乃設局百泉書院集衆紳而共訂並就山掌劉屺南給諫共訂之伏查舊志始於有明之嘉靖六年重修於萬曆八年至

國朝順治十六年重修之康熙二十九年又重修之自是而後積六十餘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文令兆爽振起塵埃舊抽新東壁之光輝煌於今日普固莫不信而有徵矣然由今逆計之又八十餘年其間政治之興衰戶口之登耗科名之積累節孝之幽潛事久則文獻無徵時移則搜羅罔據妄謀集腋敢效續貂或任分編

或司採訪或膺校錄缺略者補鑒雜者刪紀事必覈其真纂言必

求其實不敢以疑團貽後學亦不敢以私意淺前徵原屬依樣葫

蘆又懼登場傀儡仰惟大人望隆班馬譽震天人繕雲錦以成宴
鑄鼎銘而式訓運如椽之筆不難點鐵成金揮大匠之斤自可移
花接木伏蠻蠻茲椎魯蕩以弁言表

熙朝治化之隆開鄉里見聞之陋不惟光昭典冊並以鼓舞淳風
宰官幸甚闔邑紳民幸甚現在規模粗具已付橐黎容俟告成當
卽敬謹呈覽先肅請序豫授梓人伏惟迅賜施行是所虔禱

共城從政錄

全

莘原從政錄

全

附莘原從政錄

勸捐修築石路引

靖陵之險都人上夙其知之而顛車倒馬折骨毀齒之形狀固未必皆親見也窮官孤商老夫幼婦之啼號固未必能共聞也本署州於夏初經此同日之內驚相告者不絕於耳况前之往後之來顛危而無告者不知凡幾矣惻然於衷欲遣之而不能去幸前刺史王已有倡修之舉而窘於經費之浩繁又適以委署汝郡而去子雖暫權此篆不欲以五日京兆漠不關心擬爲策腋之謀大懼呼將不應昨因童試遂以此事策問諸生幸諸生皆有同志策對

莘原從政錄

全

云一人爲之則難衆人爲之則易窮人爲之則難富人爲之則易是意也是以勸捐易我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度都人士亦必有同此意者第舊路難以開拓將議改而新之庶釐蓋石小破石東坡七盤坡乾源之東西坡諸險悉可過去而鳩工買地所費不貲約非六七千金不可已經廻稟在案惟冀都人士分其厚積之餘資其解倒懸之大厄作德之報不俟予言而目擊行李安然無恙豈非當前快活事耶況

盛世恩隆有善必賞果能捐至三百兩以上者從優議敘榮願立加此較之捐納爲何如何惜而不爲此用布縷縷爲都人士勸之

改修破石路小記

予旣倡捐改修破石道路幸衆力襄舉程功已半適有文簾之聘天復雨不止工匠難施幾疑地險所在天亦不欲其成矣亟詣虔禱竟爽晴二十日而予工適成官檄恩恩倣裝就發紳民遮請泐石時質不及應也又嘗謂凡作一事第問成不成記與否皆末也及入闈與林慮令起濱弟分簾而校詳問前事欣然而代爲之記其亦有說姑存之以誌友于之義云爾

附起濱弟記

古今興廢之故造物者主之而不盡造物主之者亦視乎其人

華原從政錄

全

之心與力爲何如而爲名之見不與焉傳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顧襲爲善之迹欲藉一二事以成其名而又轉計夫事之難成而易獲咎也則姑爲稍安勿躁之說以全其無名之名而天下事遂不可問矣解之者曰是無力者也雖無其力而尚有其心者也夫力由心生全其力而咎其心則可舍其心而咎其力則不可孔子曰有能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此謀心之法力不得而受過也昔關陝州之破石古所謂崤有二陵爲四方往來之總匯也目

國初王公士俊爲河東總制時以一萬五千金重修之洎今幾

二百年怪石峻嶒或凹或凸驅車而過日告傷夷身受者自屬難堪目擊者每懷不忍而卒聽其自然竟莫能爲之所焉力之不及心之不堅也何者由破石東至澠池界相距二十餘里舊道或臨深壑或倚石壁窮極不可復修改而新之動處費繁獨捐不能衆捐又不協是以難之卽令經費有資而數百窮民藉險以漁利有其修之必將阻之懼衆怒之難犯勢不能不寂然而忍之也如是而以力謝誰不諒之哉不然前任刺史多矣竊豈無心而妄之若是是亦可以已矣乃吾家石藩兄則有異兄令其城者也六年之間爲共城捐置百泉書院一建鄉城義學華原從政錄

卷

二十有二葺先儒祠堂四修城樓三疏河道二其餘衛源廟清順閣白露園及湧金噴玉洗心思賢諸亭一律更新而衙齋倉廩又其所先及者也土木之工竟無虛日而民無怨言者此何故哉其事皆出於不容已而其心又能與民相信心旣實而力乃副之爾壬辰春委篆華原道值王刺史鳴庭興修道路而深以破石爲難臨去舉以相屬蓋亦素知吾兄之心而亦有以諒吾兄之力也兄果慨然請之下車後政令一新羣情懾服因乘童試時作爲策問諸生皆以樂輸對且歸語其父兄而勸善之苦心已達於全屬矣州之紳民集而議之數日內得五千金鑿

寶閨鄉盧氏三縣又各以樂輸至共六千兩有奇而工資於是
始備方委員跔修新路而無美奸民素倚險以爲利者號集多
人爲阻修之計有僧鳴鐘而召之兄卽選幹役數人出其不意
繫僧至重笞之於是羣兇膽落逃匿不知其所遂得命匠鳩工
日以七八百人從事計署任不及四月而是功已告成矣當其
始也聞者莫不以爲難卽紳士之樂輸者絕不自料其積數之
多如此也卽奸民之共阻者亦不自料其向化之速如此也至
於工竣後行者歌之乘者頌之相與傳說於道路間者皆疑其
有異人之力而不知其心之切而堅者已不啻對金石而盟之

華原從政錄

金

使吾家弟姪子孫共知心之不可不盡以爲他日能盡其力之
地乎濱淮任林慮得與其城接壤兄之所爲濱亦與有取資而
不能不屢百於衆者正爲兄顯揚計兄固不得而私之也兄此
事爲天下所必周知天下自有公論何待予言惟念黔南以遠
遠小省有王總制肇之於前兄復承之於後遙遙相映幾二百年
豈非黔人幸事哉卽兄一生所爲如此類者恐亦未必有幾
其又可忽耶因書其略以誌之

華原從政錄

金

者矣故吾謂事無所難亦顧其心何如爾兄年已六十華原之
役又不過五日京兆非若其城之可以歲計可以數歲計者而
乃以指顧間成百餘年難成之事雖曰運會豈非人力哉濱稔
聞其險而樂其事之成也欲爲之記以紀之而兄決以爲不可

謂濱曰吾兄弟身受

朝廷厚澤幸膺民社凡事有得爲與所能爲者不爲之則必負
罪爲之而不成則又負罪爲而成之而使人共怨焉則仍負罪
矣兄是役也幸其成而無怨焉者亦足矣又何功之足錄乎予
姑已之濱曰兄論是已顧吾兄自矢其心以求盡乎其力何如

書達摩塔碑後

物之顯晦視乎時古今篆隸行楷載於金石考摹備而有時偶有未載者時之不至待其人而後顯也予修峽石險路爲改舊道周歷無餘側登熊耳山作游憩計爾西山一寺魏公孫璡割據處後因其地作禪院屋宇雄擴荆棘叢生忽於達摩洞中見碑一座背刻觀音像而則達摩塔記也相傳達摩坐化於此事不可知而其書法端楷近今未見也諦審之則陳公寬撰文崔公倬書即時掲出數紙上半完整下半爲風雨所蝕稍覺模糊然古刻如此之完好者蓋鮮旋搨數百紙分贈汴中人士羣以爲奇物之有待而顯或華原從政錄

卷

卽以酬修路之微勞也因紀其時日於左道光十二年壬辰之秋九月石藩誌

附共城士庶十願歌
石藩周邑侯治輝十載實政多端不可枚舉本年朱蔭堂先生爲豫省方伯公以嫺親迴避去任邑民畱之不得乃爲歌送之名曰十願歌歌曰

霜風攢樹聲颼颼我侯去輝逢三秋黃童白叟攀轔留山川無色天爲愁我侯遷升在吳會光儀遙望雲山外但願他年重返蘇門山千家萬戶皆歡顏

程邵姚許聚此邦誰與接迹兼山堂我侯先後遙相望萬行寫踐非尋常公著有省心錄皆有修濟之要務召杜誠哉民父母區區豈足報高士願歌

卷

厚先時邑民上但願我侯位置山水間名與昔賢共長久
穀穢團坐聲嬉嬉共聽我侯勸農詩公著有勸農詩刊布邑中此中何預我侯事焦勞終日心憂危飄然一去誰憐我黔陽萬里煙雲鎖但願侯之善政垂千春沐其德者思其人

山脈渾渾聲喧虺良田轉瞬成汗菜我侯捐俸重疏鑿從此倉

赤登春臺紅石堰築如鐵牢峪水淨綠環週遭公重疏赤石堰以又築紅石堰以防滌水但願此堤永不改千載我侯川上在百泉夫子廟有川上二字額傳爲子在川處

講堂新設張皋比諸生魚貫何委蛇我侯退食問晨炊猶搜箱

鑑延名師公建百泉書院於城內所聘山長如張居岡太史劉
妃南給諫皆當代偉人東金悉出自己囊所成就人
才甚衆鄉邑且多有來學者人文蔚起聯甲第果然高折蟾宮桂甲午乙未
者四人但願賢令好士皆如此行見章布化青紫

環宅若畫濃陰涼倉庚音滑如嬌簧中有女織七襄機聲札
札聞鄰牆問何以故風俗良皆因我侯勸蠶桑公有勸種桑詩
且立機房以教織民但願民間衣帛偏黎老不藉天公黃帛穠

秦鏡照膽明如何我侯高坐威嚴多鬼蜮現形魑魅懼相戒莫
犯包閣羅至今治輝十年久甚無打降與酬酒俗謂關隙爲打
棍徒皆爲斂迹但願此後閭境無強梁耕食饗飲游義皇

十願歌

癸

丁酉

琳宮梵宇窮人工沙門惑衆談虛空我侯棒喝如霹靂力維人
道偈文風改建義學二十處至今牧童皆識字公著佛說戒民
義學二十餘所紳民苦澀事佛改寺宇爲
躍捐田以供膏火之費但願我侯百代繼書香子孫俱作紫
薇郎

玻璃十頃涵雲煙湧金噴玉翻珠圓天生奇物不容沒雲石高
矗船房邊公重修清暉閣及泉上諸亭臺又修船房三間從泉中搬出雲石作爲記立於船房之南君不見
清暉高閣波心起傾欹有年今就理吾願游人思所來莫誤此
開作海市

侯來十稔閱星霜百廢具興紀張我欲忘之不能忘新修邑

志堪參詳公重修邑志補錄八十餘年遺此去何方作霖雨億
萬赤子失哺乳但願我侯眉壽登千齡舉世永奉爲儀型
道光乙未秋九月望後八日邑人郭琬沐手敬錄

卷之三

卷之三